

戏里戏外，蔡玉水最想做的“不合时宜”的事，就是用艺术改变乡村，这听上去很美很理想，做起来很难很无奈

一个艺术家的乡村改造实验

□包心鉴 张洪波

一个不合时宜的艺术家，拍了一部不合时宜的电影，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，然后陷入一些不合时宜的烦恼……

这就是北京画院画家、雕塑家、艺术家蔡玉水，最近他跨界拍了一部电影《艺术也疯狂》，6月16日在全国院线上映。

这些天，他忐忑地走着红地毯，对他的“处男作”电影进行宣传，他还不知道电影上映后会遭遇什么。他自认为拍了一部商业片，可看过的人却都认为这是一部艺术片，还有来自艺术界、经济界、文化界的各位专家，一边看着电影，一边评价他“干了一件极其不合时宜的事”。

戏里戏外，蔡玉水最想做的一件“不合时宜”的事，就是用艺术改变乡村。怎么改变？听上去很美很理想，做起来很难很无奈。

戏里水爷，戏外祥林嫂

有人说蔡玉水疯了，要不就是早更了，你现在是艺术黄金时期，多画几幅画，卖点钱，在小镇上呼吸点新鲜空气，多活几年，不比啥都强？拍什么电影？改造什么乡村？吃饱了撑的才瞎折腾！

2009年，蔡玉水从北京回老家山东，在济南一个偏僻的小镇——双泉镇建了画室，从此再也不舍得离开。

在双泉镇隐居了八年，没几个人知道。倒是镇上的村民，有时会看到一位梳着稀疏花白小辫的画家，去村里大集上买东西，或者一个人站在田地里发呆。

双泉距离济南市区有一小时多车程，并不富裕。据双泉镇党委书记张儒涛介绍，小镇辖区100平方公里，3万多人，48个村，其中23个是贫困村，村里大批年轻人外出打工，留下的都是老人孩子，主要经济收入以农业为主。

这几年，双泉开始主打旅游，万亩油菜花一度成为双泉的新名片，但种植油菜花的可复制性太强，很快，山东很多城市周边小镇都种满了油菜花。

“我们把双泉的100平方公里就交给你了，你就把这100平方公里当成是你的画布！”双泉镇领导郑重地对蔡玉水说。

在一幅100平方公里的巨型画布上作画，这不仅是艺术，更是责任，蔡玉水内心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
一个几乎没有工业，也没有明显文化和旅游优势的偏僻小镇，它发展的路在哪里？它的魂儿又是什么？

隐居的八年里，蔡玉水一直苦苦寻求答案。

原本，他可以每天多画画，多卖钱，在山水清秀的画室楼台上喝着茶，享受生活，过得悠悠哉哉。这难道不是一些艺术家追求的理想生活吗？

但蔡玉水不想这样度过。他经常站在田野上，看着村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碌着，心里在想，能不能用艺术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北方小镇富起来？能不能用艺术让这里的老百姓过上幸福温暖而且有尊严的日子？能不能让双泉找到自己的精神之魂？

电影里，水爷和徒弟罗马在进行“艺术改变乡村”的试验时，甚至不惜与黑社会斗法；现实中，蔡玉水也在用艺术改变着双泉，他要与孤独和“不合时宜”做斗争。

电影《艺术也疯狂》开拍前夜，蔡玉水和妻子刘晖聊了整整一个晚上，他有艺术改变乡村的理想和决心，但也充满了担忧——在这个浮躁的社会，还有人愿意为这样一部电影、一个“不合时宜”的理想买单吗？100平方公里，那是需要几十亿的资金砸进去，才能听见响。一个蔡玉水、杯水车薪，即使他把全部身家投进去，又能激起几个水花？

开机那天傍晚，蔡玉水一个人来到画室后面的山上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直到天完全黑下来，黑漆漆的山上只有他一个孤独的身影。

画家拍艺术电影，没有大IP，没有商家追逐，没有大资本投入，一如蔡玉水在此隐居的八年，《艺术也疯狂》拍得孤独而坚决。



蔡玉水(左)和当地村民聊天谈心。

为了电影，蔡玉水把全部身家都投了进去。他的女儿扮演女主角罗伊，不是为了让她女儿出名，喜欢摄影愿意躲在幕后的女儿，开始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这个角色，但是现在的明星片酬太高了，蔡玉水付不起，没办法，从小学习艺术的女儿心疼父亲，只好义务上马。

为了拍这部电影，一个大名鼎鼎的艺术家，变成了“祥林嫂”，见谁跟谁叨唠，到处“化缘”。“曾经去找一个商人朋友‘化缘’，商人两句话就把我给灭了，他说：‘老蔡，画画画我佩服你，但我就是一商人，你不要跟我讲情怀！’”

有人说蔡玉水疯了，要不就是早更了，你现在是艺术黄金时期，多画几幅画，卖点钱，在小镇上呼吸点新鲜空气，多活几年，不比啥都强？拍什么电影？改造什么乡村？吃饱了撑的才瞎折腾！

“这个世界是疯了，我也疯了。人生下来应该疯一次，甚至一生都应该是疯的。关键是为谁，还是为他人。”蔡玉水苦笑的说，“我宁愿是后者！”

蔡玉水下定决心，他要通过这部电影，做一个大实验，那就是——艺术能不能改变乡村，改变老百姓的生活……

白天开着哈雷种油菜花，晚上弹着吉他唱歌

“我希望用艺术改变乡村，让现代农村直接跨过农家乐的低级形式，进入艺术小镇的高级阶段。”

2016年4月，《艺术也疯狂》在济南双泉镇举行了启动仪式。蔡玉水一边夜以继日地筹拍电影，一边在田野里制作了大量的雕塑，那些充满阳光和温暖的大型雕塑，就摆在双泉镇的万亩油菜花、向日葵地里，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。

“这里就是一座大地艺术馆，蔡玉水在双泉的大地上留下了不动的艺术品，我们可以打造以‘蔡玉水国际雕塑小镇’为依托的旅游产品体系，实现弯道超车的目的。”济南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石兆宏建议。

“艺术改变乡村”试验，首先改变了环境和旅游，这几年，双泉镇村民明显感受到“艺术改变乡村”计划带给他们的改变。

张儒涛介绍，蔡玉水自2009年隐居到双泉镇，给镇上带来了新的艺术和发展理念，自

2012年起，当地镇政府按照“艺术+文化+旅游”的特色思路来发展双泉，除了万亩油菜花，双泉镇还根据季节变化，引导村民集体种植海棠花、向日葵、牡丹花、槐花，一到花季，整个双泉就是花的海洋。每个周末来双泉的游客能达到万人以上。

“村里有个老太太，靠卖野菜为生，前一阵油菜花盛开的时候，老太太一天就能卖掉1000多块钱的野菜，乐得不拢嘴。现在整个双泉镇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6000多元。”张儒涛介绍，艺术改变乡村，不仅改变了双泉的种植、环境和旅游，也切切实实提高了村民收入，改善了老百姓生活。

但这些对蔡玉水来说，还是远远不够。

“我希望用艺术改变乡村，让现代农村直接跨过农家乐的低级形式，进入艺术小镇的高级阶段。”

蔡玉水拿出一张给双泉镇规划的艺术草图，上面有电影博物馆、结合万亩花田的世界雕塑公园、衍生酒吧、电影拍摄基地、五眼井、陈家大院等艺术家写生基地，民宿开发，还有当地待开发的马陵道、穆柯寨等文化景区……组合在一起，就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艺术小镇。

“我的理想啊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在外打工的年轻人，不再抛下老人、孩子，回来投入到美好的现代化家园建设中。镇上的青年白天开着哈雷去田野，种着海棠、牡丹、油菜花，晚上在艺术小镇弹着吉他，唱着歌。”蔡玉水一脸神往。

艺术小镇能够创造出巨大的价值，这在国内外已有先例。济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周伟华说，他去美国参观了几乎所有的博物馆，但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却是马萨诸塞州郊区一个很偏僻的艺术区，名字叫MASS MOCA。它在麻省一个偏远小镇上，由废弃厂区改造而来。现在，这个艺术小镇每年可以给当地政府上交2000多万美元的税收，提供600多个工作岗位，现在很多世界著名的画廊、出版机构、古董店都已入驻MASS MOCA。

而在中国，类似的艺术小镇还非常少。

重建乡村，找回精神故乡

他没有用现代化的文化理念、艺术形式、生活方式等冲击、挤占乡村传统文化，而是以对乡村传统文化风貌的独特价值的认识与尊重为前提，积极探索现代艺术与乡村文化的和谐

共处之路

艺术改变乡村，不只是通过艺术手段改变环境、旅游，提高村民收入，改善物质生活，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涵义，就是用艺术重塑和留住当地的文化和精神内核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，提高幸福指数，找回精神家园。

石兆宏认为，蔡玉水的“艺术改变乡村”的可贵之处在于，他没有用现代化的文化理念、艺术形式、生活方式等冲击、挤占乡村传统文化，而是以对乡村传统文化风貌的独特价值的认识与尊重为前提，积极探索现代艺术与乡村文化的和谐共处之路，用现代艺术激活乡村文明，拓展了乡村文化及乡村社会的发展空间。

现代艺术与乡村文化的和谐共处，也会使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和谐融洽。

蔡玉水自2009年隐居双泉镇以来，不仅创作了很多好作品，还和当地政府、村民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村民们见了这位大画家是无话不谈。晚上睡觉，蔡玉水都是敞开窗户睡，村里也几乎做到了夜不闭户。

在这一方面，由艺术家渠岩推动的许村改造计划具有典型意义。渠岩借鉴了当代国际艺术直接介入社会的传统和方式，以此来思考和重构许村的传统文化信仰。他试图通过重建人人关系、人物关系和人神关系，尝试修复乡村的情感伦理和信仰系统。这种直抵人的精神世界的乡村改造，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对乡村景象的修复和重建，而是在寻找对乡村重建更有根本意义的精神与文化自信的构建，重建乡村作为人的精神故乡的价值作用。

而蔡玉水也在重建一个新的双泉。

以艺术的名义

电影中有个情节感人至深——百岁老人坐在村里已经废弃的戏台上，孤单地唱着曲子，等到罗马终于修好戏台，请来剧团，老人却已经故去了

很多人拍电影，都是先高高举起情怀的大旗，然后遮遮掩掩地谋求掩盖在其后面的商业利益。蔡玉水拍电影，正好跟别人反过来，他说自己很想拍成一部商业气息浓厚的大片，甚至在《艺术也疯狂》里加入了狗血的黑社会打打，父女反目又和好等极具戏剧冲突的情节。可看完电影，人们感受深切的，却是情节背后那些沉重的东西，这也是大家说《艺术也疯

狂》“像一部艺术片”的原因。

电影里，知名画家水爷不堪世俗纠缠，躲在济南市一个名为双泉的小镇上，潜心创作。他的徒弟罗马在书画界玩蒙拐骗，最后穷困潦倒，为了躲避黑社会高利贷威胁，他来到双泉镇，编造了一个“艺术改变乡村的计划”，想骗取师傅水爷的信任，解决自己的经济危机。出乎罗马意料的是，他的女儿和债主吴富贵也随之而来，事态开始失控，艺术改变乡村的计划也变得越来越疯狂。

电影中，蔡玉水借水爷和徒弟罗马之口，表达了对现实世界中丑恶现象的不满和鞭挞，对书画界存在的造假现象、某些艺术行为的荒谬可笑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，对乡村文化的凋零败落则充满了惋惜。其中有个情节感人至深——百岁老人坐在村里已经废弃的戏台上，孤单地唱着曲子，等到罗马终于修好戏台，请来剧团，老人却已经故去了。

《艺术也疯狂》是蔡玉水拍的第一部电影，但人们却能从中看到熟悉的东西。空旷的田野上，一棵孤零零的树，一把孤零零的椅子；父女俩为利益和艺术反目；女儿临走时，对罗马含泪喊出的那声久违的“爸爸”……这些都会让人联想到蔡玉水的绘画和雕塑中，那个深情而温柔地看着孩子的妈妈，那些孤零零而又坚决等待的身影，那些悲壮而又沧桑的面庞。它们在精神上似乎有一种共通的东西。

时隔二十几年，《艺术也疯狂》与蔡玉水代表史诗画作《中华百年祭》一脉相承。他的作品关注的是现实世界，是时间空间，是人间百态，看的人不轻松，他自己更不轻松。

“有人说我现在是跨界拍电影，我不这么认为，无论是画画、雕塑，还是电影，这些都是我的作品，我没做电影，我做的是艺术。”蔡玉水坚持说。

情怀不代表经济，经济才能让情怀更好地落地

“艺术改变乡村”看上去不合时宜，实际上非常符合未来发展潮流。未来十年，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。艺术小镇也同样面临黄金发展机遇

尽管“艺术改变乡村”实践活动赢得诸多赞誉，但评价代表了资本。

拍完《艺术也疯狂》之后，蔡玉水陷入巨大的苦闷中。“一个画家不好好画画，拍什么电影？！搞什么乡村建设？！”他到处为“艺术改变乡村”计划落地争取资金，多方游说但频遭冷遇。在这个一切追逐金钱的年代，一位艺术家改变乡村是那么不合时宜。

“他的不合时宜，正是他的身份转换，以及艺术跟乡村关系实践的具体转化带来的。”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主任孙磊评价。

山东社科院文化所研究员李然忠认为，“艺术改变乡村”看上去不合时宜，实际上非常符合未来发展潮流。未来十年，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。艺术小镇也同样面临黄金发展机遇。但情怀不代表经济，经济才能让情怀更好地落地。只有形成造血功能，才能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操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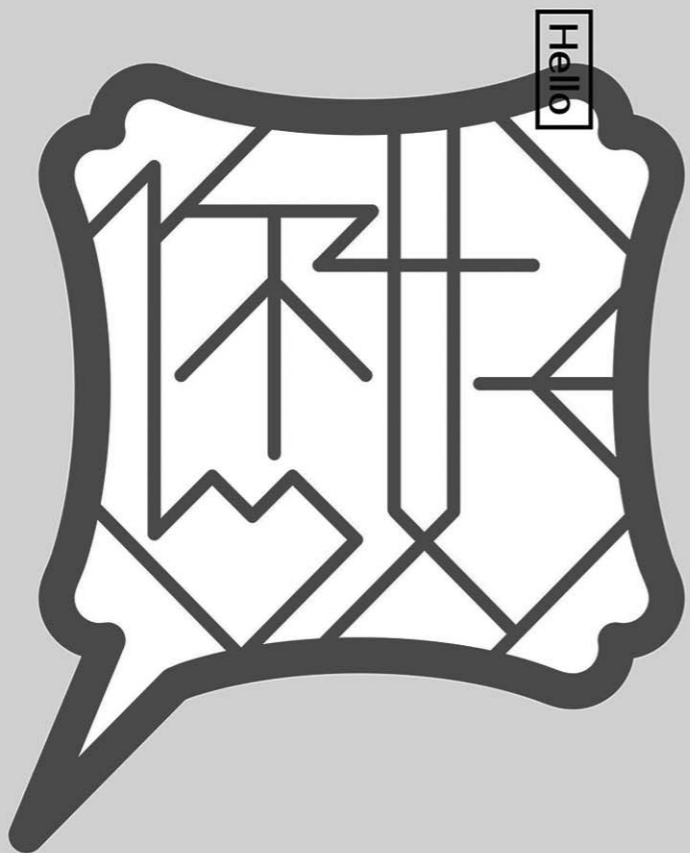
“说蔡玉水不合时宜，我觉得应该换种说法，他这其实是一种超前性。他仍然适合中国现实，只是在中国现实之前有超前的思考，若干年后会合于时宜。”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刘曦林这样认为。

“《艺术也疯狂》我看了，通过这部电影提出了一个课题，就是乡村建设在新时期怎么搞，我们的现代艺术怎么和乡村建设结合起来。”刘曦林认为。

有这样一插曲。电影经过重重困难终于即将全国公映，5月25日在慰问双泉镇父老乡亲的电影点映会上，面对着台下几千名淳朴的父老乡亲，长期透支健康的蔡玉水抽抽着昏倒。为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，他已倾尽全力。

蔡玉水说：“他爱双泉，他会用一切办法来讨好双泉。”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『你的言语代表中国的形象』
做文明有礼的中国人